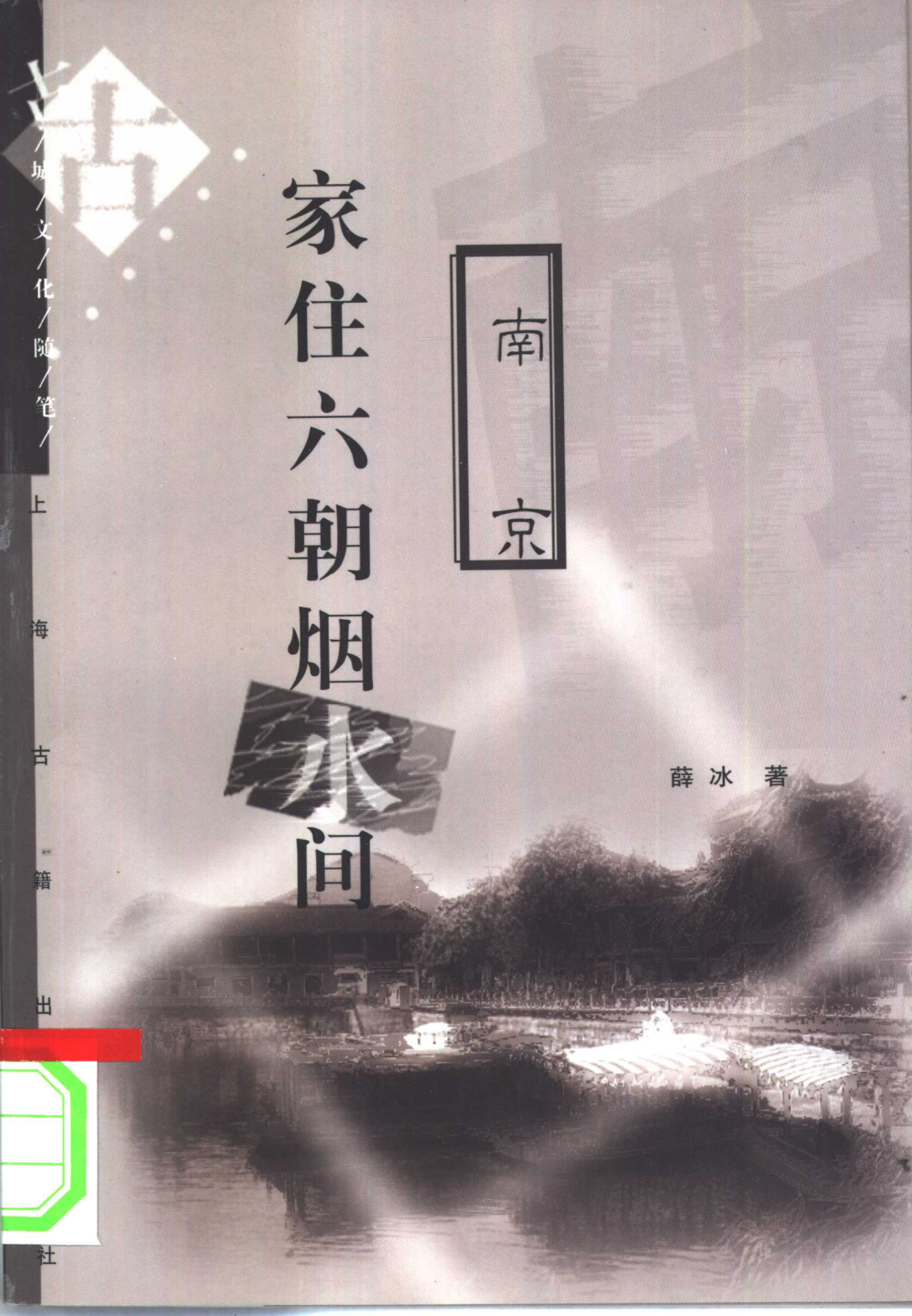




南京

家住六朝烟水间

薛冰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社

古／城／文／化／随／笔／

南
京

家住六朝烟水间

薛冰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家住六朝烟水间——南京:南京/薛冰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12
(古城文化随笔)
ISBN 7-5325-2855-3

I. 家... II. 薛...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8353 号

古城文化随笔
家住六朝烟水间——南京
薛冰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8.125 插页 5 字数 191,000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 7-5325-2855-3

K·316 定价: 12.10 元

序

今天来写一本关于南京这样城市的书，其困难不是材料太少，恰恰相反，而是材料太多——前人关于南京的历史与文化已经说过那么多的话，无论学力或文采，我都很难说比他们更强。我的优势或许只在于，首先，我有幸在南京居住的时间更长，无意间成了她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发展变化的见证人。而这半个世纪，正是南京发生翻天覆地巨变的半个世纪，南京从一个古风犹存的旧式都市，急剧蜕变为一个失去个性的所谓现代化大都市。

其次，我是作为这个城市所不在意的一个普通市民长期生活在其中，各种过客眼中的缤纷和浪漫，对于我来说是不存在的；我有幸得以从内部解读这个城市，因而看到了这个城市更多不足为外人道的底蕴，促使我去思索这种种变迁背后的深层文化依据。

第三，我有幸读到了前辈学人和当代文人有关这个城市的各种文字，这些文字的优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为我提供了一个个或真或幻的参照系，使我在解读这个城市的同时，也能解读前人对于这个城市的解读。简单地说，今天重读这些记述和解读，已可以较为清楚地看出前人所想确立和抹去的都是些什么；而他们的努力中，究竟有哪些在历史中站住了脚，而哪些已被或正在被历史无情地抹去。由此也可想见，今人对于南京所做所言的一切，究竟能有多少会为历史所接纳。

由于所处时间和空间的不同，由于主观视点和客观影响的

不同，每个人眼中的南京都是不尽相同的，谁都不能说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述就一定比别人准确或正确。我以为，只要是用自己的嘴说自己的话，多少总能为读者提供一点新的东西，提供一个非别人所有的“我的南京”，也正因为此，才有我写作这本书的必要。

我曾经在南京的各种大街小巷里钻过，不是小时候，我们那一代人小时候都非常守规矩，做游戏一定在学校的操场上，去公园一定有老师领着；也不是少男少女谈恋爱“逛马路”的时候，那个年纪我还在农村插队，绝无此雅兴；是在三十岁以后，文坛旋起“寻根热”的年代，我想我宗族的根虽未必在南京，但文学的根则基本上是在南京的了，所以不无功利地去补上认识南京这一课——然而一旦南京在你的心目中活起来，不甘寂寞的它就会以各种各样的理由不断地召唤你去与它周旋。

或许恰恰因为在南京生活得太久，看到南京的表面和内幕太多，总也觉不出南京的好——当然也决不是说南京不好，只是觉得南京这样的城市，完全可以保存和建设得比现状更好；弄成现在这模样，惋惜与遗憾的地方未免太多。外地的朋友来，陪着他们逛个一天半天，听到的总是赞叹不已，悔不生为南京人似的；我虽出于礼节随声附和着，心里其实是疑惑的，为他们的不能由表及里、去伪存真而感慨，更为南京不能以更美好更丰富的形象示人而感慨。也曾有过这样的冲动，很想把自己的意见贡献给他们，但又顾虑不是三句两句话能说得清楚的；况且人家乘兴而来，只是想领略一下江南的风光，或者放松一下紧张的身心，并不是来同你作沉重的文化讨论。结果就总是把那些话题重新咽回自己的心里。

感谢上海古籍出版社为我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使我有可能是将半个世纪来对南京的阅读，做一个较为系统的清理，从零碎浮面的观感升华为较为理性的思考。不过这仍然是我个人的

“读后感”，并不是对南京的历史文化做全面的系统的清理，更不是全面的评判，那至少不是我这样的个人所能承担得起的。事实上，有些问题如果放在更大的范畴内讨论，答案可能会更清晰也更准确些，然而那已经不是这一本书的原旨了。惟愿我的思考能够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更多的人，特别是南京人——热爱南京的人，睁开眼睛看自己的故乡、看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城市。如果大家都能坦荡地贡献出自己的观察与思考，如果南京的主政者也能坦荡地对待大家的观察与思考，对于南京城市文化的未来发展，想必将大有裨益。

凑巧的是，就在酝酿这一套书的同时，我所供职的《东方文化周刊》转移主管单位，使我得以脱出那一份苦差，回江苏省作家协会工作，能够有时间写一点自己想写的东西。这本书中的大部分文章，就是在离职就职间的三四个月中完成了初稿。当然这样的文章，不但要动用自己的长期积累，而且最好是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慢慢酝酿，慢慢写出，慢慢磨改，到得“火气”尽褪，则会更有韵味，也更耐咀嚼。急就章难免露出见识、学养和心性诸方面的不足，更可能出现某些疏漏或讹误。凡此种种，我期待着读者的批评指教。

薛冰

序 /1

世界第一大城(上)/1

世界第一大城(下)/9

金陵景物图咏 /18

散步秦淮 /27

秦淮溯源 /27

桨声灯影 /30

秦淮烟月 /34

白鹭芳洲 /39

赤石矶下 /43

市井风物 /46

散落郊原的六朝瑰宝 /52

南唐的子遗 /61

明太祖陵和清圣祖碑 /66

东郊的风景(上)/76

东郊的风景(下)/85

旧街新路 /92

从汉王府到总统府 /105

民国建筑博物馆 /113

山水林园 /128

园林六朝变 /128

放眼豁蒙楼 /130

城西佳山水 /133

园中轻喜剧 /137

瞻园古今谈 /139

佳趣说莫愁 /143

吴头楚尾南京人 /147

一江春水向东流 /155

“治隆唐宋”明太祖 /167

失踪的皇帝 /179

“秦淮八艳”/187

芥子园外话李渔 /195

踪迹随园 /201

琉璃塔与咸板鸭 /212

南京的旧书与文玩 /224

水木清华龙蟠里 /235

小卷阿 /243

世界第一大城(上)

按照传统的观念,一座城市,首先必须有“城”;而无论现代观念如何开放,一座都市仍然不可能没有建筑。所以,对于十朝故都、千载名城的南京,首先进入我们视野的,自然该是曾经享有“天下第一大城”之誉的南京城。

人们常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像南京这样的历史文化名城,就应该是一首雄浑的交响乐。构成这首乐曲的音符,便是历史的长河流经这一片古老的土地时,洒落下的那一朵朵瑰丽的浪花。从理论上说,是城市的文化精髓,决定着城市的建筑风貌;而在实践上,则正是建筑风貌的积淀、发展和变异,反过来在不断丰富着城市的文化精魂。

时间造就了空间。正是一代代建筑的层累,镶嵌成了今天的南京城,也结构出了南京文化的独特载体与鲜明表征。

不过,究竟哪些建筑能够成为历史积淀,往往又似乎为偶然因素所左右。

偶然之中有必然。比如说,城市的某些构成部分,毁弃了,也就永远地被遗忘了;而有的建筑,就曾不断地被重建,有的景观,就曾不断地被修复——即使不被修复或重建,也会深深地铭刻在城市的地图上和人们的心灵中,甚至成为城市的徽记!

南京的辟邪,是一种例证。它将天人关系固化为一种生动的物象。

南京的长干里,是另一种例证。人们记得长干里,多半不是

因为这里曾经有过一座越城，而是因为这块土地上曾经滋生过中国早期的商业繁荣，以及在此基础上孕育出的市民文化。这无疑是个时代的新潮，所以唐人的诗歌中，长干里几乎成了南京的代词！

这大约也就是城市建筑与时代文明相关联的两种形态。

说南京的城，自然应从越城开始。

建于公元前 472 年的越城，距今已有二千四百多年的历史了。越城是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一举灭掉吴国之后建造的，据说建造者就是那位与旧日情人西施始终瓜葛不清的大谋士范蠡，他并且曾经率军在此驻扎过一段时间，所以越城又叫“范蠡城”。这使南京城从一开始就酝酿着一种不宜深究的基调：它并非由南京人所建造，而是出自外来的占领军；即使是外



长干故里。清代人画出来的，既不是唐代的长干，也不是清代的长干。

来的占领军，在雄心勃勃的报国复仇的外衣之下，骨子里隐约着的却又是暧昧不明的桃色意味。

关于越城，还有一个浪漫的传说，说有越女嫁江南国主为妃，以其地卑湿，运越土筑台以居。诗人因有作《越台曲》者，曲云：“玉颜如花越王女，自小娇痴不歌舞。嫁作江南国主妃，日夜思归泪如雨。江南江北梅子黄，潮头夜涨秦淮江。江边雨多地卑湿，旋筑高台待晓妆。千艘命载越中土，喜见越人仍越语。人生脚踏乡土难，无复归心越中去。高台何易倾，曲池亦复平。越姬一去向千载，不见此台空有名。”将这个传说与史实对照来看，其中的意蕴是颇耐人寻味的。

至于在此之先，公元前 495 年左右，传说吴王夫差在今南京城西朝天宫一带为铸剑所建的“冶城”，准确地说，当是一个冶炼作坊；称其为“城”，相当于今人把钢厂夸张地称为“钢城”。所以尽管南京人通常喜欢以历史悠久为自豪，一般也不会去讨这二十多年的便宜。当然更深层的因素，是今天南京人对吴文化的疏离，也早已不亚于越文化。

越城的位置，大致在今天秦淮河南岸，雨花台与长干桥之间的一片高地上，直到明清之际，遗迹犹存，人称“越台”。应该指出的是，越城的周长只不过“二里八十步”，实在更像一个驻军的据点，也就是本来意义上的“城”。在越城时代，真正的“老南京”们并不住在“城”里，而是住在“城”外的秦淮河两岸，从而在那里形成了南京最早的“市”。住在“城”里的则是外来的占领军——越国的士兵。

越城并没有能如越王所想象的，成为攻打楚国的前哨阵地。到了公元前 333 年，楚威王熊商大展“熊”威，灭亡了越国，南京地区又成了楚国的势力范围。正是因为有过这一番拉锯，南京的地理位置才被人称作“吴头楚尾”。

正是楚国在今南京城西清凉山上修筑的“金陵邑”，开始和后来的南京城沾上了边。

这不仅仅是因为“金陵”这个名字一直沿用了下来，更因为，自秦而汉，南京地区的行政中心，都在今天南京南郊江宁县的秣陵关一带，清凉山是其北端的军事据点。近代的南京城区恰恰在其“城外”。三国争雄，东吴的孙权在诸葛亮、刘备等人的建议下，自镇江京口徙治南京地区之初，治所同样也设在秣陵关。公元 212 年，孙权在金陵邑的基础上修建的“石头城”，依然只是一个军事重镇。直到公元 229 年，东吴才毅然放弃前人经营了四百多年的秣陵旧城，改在清凉山之东、覆舟山之南一带营建新都城。结果，似乎是以石头城（金陵邑）为圆心，“城里”和“城外”旋了个大翻个——原先的“城里”成了“城外”，原先的“城外”成了“城里”。或许是因为那个时代城乡差别原本就不明显，或许是那个时代的南京人就已习惯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通达，也并不曾听说有失去了“城里人”身份的南京人提出过抗议。至于后来当孙权试图迁都武昌之际，造出“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口号的，也是东吴世族，而非南京居民。

“一代鸿图开建业”。从雨花台下的越城到清凉山上的金陵邑再到东吴的新都建业，建业城不仅是南京作为六朝古都的开始，严格地说，它也是后世南京城的真正肇端。

作为东吴都城



石头城，南京城的起点。是不是因为看多了城头的风云变幻，连古城墙也挤出了鬼脸。

的建业，虽然周长已超过 10 公里，虽然先后有了太初宫（位于今中山路以东、进香河路以西、唱经楼以南、北门桥以北）、昭明宫（位于太初宫东、珍珠河以西）两座宫城，却没有一座坚固的城垣。它的围墙只是简陋的土城，而城门干脆就是竹篱门。当时藉以拱卫都城的，是都城外围的一系列城堡。其中最著名的，还是石头城。

石头城环山而筑，利用清凉山的天然砂砾岩为城基，岩高处以山岩为天然城壁，山凹处则填砖补石，其范围大略与清凉山相当，周长近 3 公里。当时的清凉山，西北还紧邻长江，其西部的峭壁因历经江水冲刷，山岩裸露，颜色赤红；依山而筑的石头城城墙间，时有岩壁露出，表面凹凸不平，形如兽面，因此又被人呼作“鬼脸城”。直到二十世纪中叶，人们漫步石头城下，还可以看到“鬼脸照镜子”的奇妙景观。所谓“镜子”，则是长江水道西移后留下的大小塘。如今“鬼脸”犹存，“镜子”却已大多淤平。不过在六朝时期，守军们可没有这种闲情逸致，因为石头城这兵家必争之地的得失，直接关系到都城的安危！

今天成为南京城西重要风景名胜的清凉山，只是当年清凉山的一部分。宽阔的虎踞路割断了它与“鬼脸城”的联系，不但将它们变成了两个独立的景点，也使登临者完全无从想象清凉山石头城曾经有过的战略意义。

大约也就是从这时开始，关于南京的神话多了起来。

楚威王的埋金钟山以镇“灵异”，秦始皇的开凿秦淮以泄“王气”，应该都是此际文人的创作。其目的，无非是为当今缺乏自信的帝王打气。

“钟山龙蟠，石城虎踞，真乃帝王之宅也！”“多智而近妖”的诸葛亮驻马清凉山巅，对南京地理形势作出的高度评价，不但为此后的蜀吴联盟、三国鼎立奠定了基础，而且开启了南京历史上长达三百年的璀璨的六朝文化。这是历史的一面。此间在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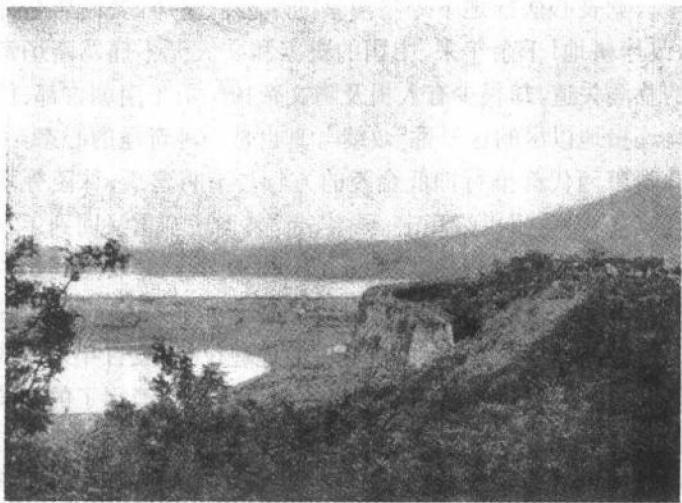
建都的王朝：东吴、东晋、宋、齐、梁、陈，都是偏安的、短命的，最长的不过百余年，短的只有二、三十年，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三百年间同晓梦，钟山何处有龙蟠”？“帝王之宅”不如说帝王之舞台更确切。这是历史的另一面。

统治集团的更迭如此密集，造成了南京文化史上一个独特的现象。一方面，后继的王朝可以使它们的前任在一夜间丧失政权，却无法在短期内完全消除其影响；或者说，后继的王朝总是来不及肃清前朝的思想文化影响。于是南京城里，便陆续形成了一块块相对稳定的居民群落，每一个群落都试图固守自己的文化氛围，试图以固守自己的文化氛围显示某种优越地位。另一方面，对于南京的平民百姓，这些匆匆过客般的外来帝王，难以使他们产生认同感，南京人从来不曾有过像北京人那种“天子脚下”的自豪。没有认同也就不会有仇视，南京人更多地是怀着看客般的心情，对于台上的角色，他们宽容地欣赏，对于台下的角色，他们宽容地担待。这便形成了那些外来文化群落得以维系的大环境。这些文化群落之间的渗透融合是如此缓慢，以至二十世纪中叶，从南京的城南走到城北，仍给人以穿越大半个中国的辽远之感。然而也正因为过多以邻为壑的群落间留下了过多的文化裂隙，正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保守力量足以抵御外来文化的进入，使新的文化因素总是能很容易地在南京站稳脚跟，获得足够的生存发展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璀璨的六朝文化的形成，正得益于王朝更迭的频繁。这种保守型的开放格局一旦形成，便贯穿了南京文化发展史的始终。前些年有一批专家学者讨论南京文化的特点，在保守性还是开放性的问题上争执不休，其实说白了，南京的开放性正得自于其各构成部份的保守性。

也正是在这六朝时期，处于南北文化交汇点上的南京，逐渐形成了它独特的地域文化：南而北，北而南；南不南，北不北。

说句玩笑话，南京文化的最大特点，或许就在于没有可以简单概括的特点。

令人遗憾的是，历史记载中璀璨的六朝文化，在城市的意义上，除了石头城残垣间面带讥讽的“鬼脸”，几乎就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尽管史志上有“南朝五城”的说法，但“东府城”、“西州”、



台城。可以肯定这里不是历史上的台城，不过谁也不会去计较，那么多人在这里煞有介事地写下了怀古的词句，他们需要的只是表现自己才情的一个借口。

“琅琊郡城”这些地名，我们或许只从唐诗的篇名上见过，而且也未必会与南京发生联想；大家熟悉的只有一个“台城”，因为官私史籍和民间传说中都留下了太多有关台城的故事。然而当年的台城，可以肯定不是今天鸡鸣寺北解放门东侧那一段新修复供人登临玩赏的城墙，因为南朝宫城的位置尚不到那一带。

我们所能知道的南朝都城，其位置大略也不出东吴旧都的范畴，只是将当年东吴宫城的后苑改建成为宫殿。或许正由于

此，一部南朝史，几乎不脱后宫的裙带风与脂粉气。一代一代偏安一隅的君王，只会将宫殿和城门的名称改来改去而已。玄武、朱雀、万春、千秋、云龙、神虎，太极、含章、芳乐、重云、五明、景阳……这些用尽了吉祥字眼的城门和宫殿，与作为六朝古都的金陵城一样，早已片瓦无存。因为，公元589年，统一了中原的隋文帝杨坚，为了彻底摧毁金陵的“王气”，永葆他杨氏的“万世基业”，竟丧心病狂地下令将南京的城邑宫室、官署民居全部平毁，改作耕地！千余年来，中国的史家和文人无不痛骂隋炀帝杨广的荒淫失道，却很少有人提及隋文帝杨坚夷平南朝古都、使文化盛迹扫地以尽的这番“政绩”，真也是一种奇怪的心态。

隋唐两代都推行抑低金陵的方针。隋将建康、秣陵等均并入江宁县，设蒋州以治江宁、溧水、当涂，治所则重又回到了石头城的军事据点中。唐代易蒋州为升州，甚至一度取消其州的建制，将金陵的上元县改属润州（今镇江市），将许多居民迁往江都。然而，金陵在战略上举足轻重的地理位置，数百年来形成的经济、文化基础，决不是简单的行政命令所能取消得了的。统治者的无视，恰恰使它多次成为叛乱者的据点。这其中至少有两处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过痕迹，一次是骆宾王与徐敬业起兵反对女皇帝武则天，曾派崔洪带兵占领石头城；另一次是吸引了李白欲效“铅刀一割”的永王李璘，曾据金陵打算与安、史叛军划江而治。

文化是一种奇异的力量，即使它的物化状态已被消灭，它的精魂却仍顽强地挣扎着，拼搏着，如涅槃的凤凰，孕育着烈火中的再生。

南京地区已经根深蒂固的都市文化，必然会导致新的城市在废墟上崛起。